

# 试论金文所见宗周的军事防御体系

张永山

高先生是我的受业老师，当年听先生讲授的甲骨文和金文课程，为我以后走上研究甲骨文和金文之路奠下了基础。记得我们拿到的讲义，都是先生自己在蜡纸上摹刻出来，再交教材科印制，讲课时对着甲骨文或金文摹本一字一字地领着学生读。尽管当时对先生在课堂上讲解的内容理解有限，但却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希望有着一日从事这方面工作。毕业后，这份讲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保留在身边，即使是在动乱年代被驱赶至干校，或被禁止借阅图书，闲暇时也要翻出来看看，再配合阅读郭沫若、罗振玉等人著作，这才慢慢走上利用甲骨文和金文研究商周史的道路。现将《试论金文所见宗周的军事防御体系》一文作为学术探讨的尝试，权当学习金文的作业交给先生批改。倘若小文无重大谬误，就把它作为献给先生八秩寿诞礼物吧！

周王朝建立以前，为全力进攻强大的商王朝，在解除西部边患的过程中，实行分化瓦解和拉拢戎族的同时，又在与戎族接触的內区分封同姓诸侯担当巩固边防的重任。灭商后，面对骤然扩大的领土治理和对被征服国族的统治，除实行大分封之外，又采取了一系列保卫疆土和经略东方的军事措施，集中体现在建立起有效的拱卫王畿安全的军事防御体系上。这个体系分为东西两大部分，西部以宗周为指挥中心，东方以成周为大本营。两者又都在周王的直接统辖之下，随着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变化和内部诸侯国的消长不断进行必要的军事调整，以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始终在维护王朝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周文王时代继续执行祖、父辈开拓疆土、壮大自己的战略方针，在北伐犬戎，西灭密须之后，又东向灭崇，基本上将商王朝在渭河流域的势力消灭殆尽，使今日的关中地区大体都纳入周的统治范围内。文王立即在沔河西岸建起新都城丰，从此定都在渭河南岸，使国家的指挥中枢坐落在安全地带。继之武王又在沔河东岸建起镐京，适应国家机器的逐步健全和领土日渐扩大的需要，文武时期已陆续建起以都城为中心的国防建设体制，保卫已开拓的领土不受侵犯，才得以实现灭商的大计。

## 一 宗周优越的地理位置

作为近三百年西周的都城旧址，地面上早已湮没无存，确切的地理位置文献记载模糊。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实地勘察和发掘，已摸清今西安市长安县的沔河中游西岸为丰京遗址，河东岸至汉代昆明池故址间为镐京遗址<sup>1</sup>，而镐京自成王以后又称为宗周<sup>2</sup>。沔河两岸的遗址分布表明丰镐已是夹沔河而立的双城。并峙的双城面山背水（终南山、渭水），位于王畿西部的中央，又有“周道”通向四境，这样的地理位置与周围有利于攻守的地形、地貌相得益彰。

周王畿的西部以渭河流域为主体，该地“左有崤函重险桃林之塞”，“右有陇坻之隘，隔阂华戎。”<sup>3</sup>前有终南，后有岐梁，又有黄河与晋相隔。这样一个三面环山，一面滨水的四塞之地，中间为渭河平原，肥沃的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农业社会足以立国，四周有利的地形、地势又是巩固国防的天然屏障，只要有适当的防御措施，游牧族就难以越过高山。这是以宗周为都城的周王朝，在地理上所占据的最有利地势。进一步分析这个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就可以明白周、秦、汉、唐为何设都于此。

高山间的峡谷是出入王畿西部的关山险道，屏蔽宗周的秦岭在周代至少已开辟三条通道，西端的陈仓道溯清姜水而上至大散岭，这条道路的北端，周初有与王朝关系密切的豳国把守<sup>4</sup>，后期则为散国封地<sup>5</sup>，故西周时的散岭与散国当是一名相传。后世这里设大散关，成为通往巴蜀的咽喉。翻越散岭至凤县折向西，

<sup>1</sup>胡谦盈：《丰镐考古工作三十年（1951年～1981年）的回顾》，《文物》1982年第10期。

<sup>2</sup>参见献侯鼎铭文，见《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简称《集成》）5.2626和《诗经·小雅·正月》。

<sup>3</sup>张子平：《西京赋》，载萧统编《文选》。

<sup>4</sup>卢连成等：《宝鸡豳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

<sup>5</sup>王国维：《观堂集林·散氏盘跋》中华书局1959年。

经甘肃徽县便可与保王朝“西垂”免受异族侵袭的秦人联络<sup>6</sup>。还可沿汉水、岷江上游而下，分别达汉中的褒国和川西的古蜀国。“周幽王伐有褒”<sup>7</sup>，“秦襄公将兵救周”<sup>8</sup>，都应是翻越大散岭与宗周联系的绝好范例，因为褒国在今汉中市北古褒城县地<sup>9</sup>，而秦都西犬丘，在今甘肃天水 and 礼县间，走这条虽弯曲但较易通行的谷道是最佳的选择。褒斜道，沿褒水上游而下便抵汉中，虽是宗周达秦岭之南近便之路，但山道崎岖难行。该道自汉中沿汉水东行也可至周南之国，宣王时的申伯就国于谢时，很可能走这条谷道，《诗》云“王饯于眉”，送“申伯还南”，这里的眉就在今天的陕西眉县境内。宣王在此饯行，自然是送申伯由此起程南行，说明这条道路已经通行。武关道，北起兰田尧关，南至丹凤县武关旧地（桃林铺东50里），中间要攀登秦岭，至商洛地区沿丹水南下，是通往南国申、吕、邓、噩、汉阳诸姬和荆楚的近便之路。这条自宗周通往南国的捷径，同褒斜道一样，是极为艰险的，但它对保卫宗周免受南方之敌的突袭至关重要，故为防止敌人偷袭宗周，在这条道路的南段屯驻大军，金文有“惟王初女（如），迺（乃）自商自（师）复还，至周”的记载就是常设的军事重地<sup>10</sup>，说明当时对这条道路的防范是相当严密的。

以上是宗周南面三条险道，渭北高原同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通道，防守措施不亚于秦岭的三条险途。周人几代经营的豳地的地理位置就具有这样重要性，它位于渭北高原泾河中游两岸，适宜农牧业生产，因而是戎族窥视和与周王朝争夺最剧烈的地区，该地若被戎族占有，就可以沿泾河南下直抵渭河平原，对宗周构成威胁。为此王朝对该地的战备相当重视，很注意保护自宗周至豳地乃至陇山北侧灵台等地道路的畅通，金文中有“王亲令克迺泾东至于京师”<sup>11</sup>的真实记载，充分表明这是周王亲自抓防御，命令克巡行彬县东北泾水沿岸至宗周的有力证据。王室在豳地还设有“豳师戍”<sup>12</sup>。当是为警戒戎族入侵而设立的军事据点，正与《诗经·豳风》中军人所唱歌谣相印证（详后文）。汧陇之间虽然有险峻的高山阻挡戎族入侵，王室并不因此放松警惕，不仅开辟自岐山直达这里的道路，而且穆王以后增建的都城西郑就在凤翔棣钫山之阳<sup>13</sup>。当然是与加强这一地域的防务有关。横亘渭北高原的千山和梁山同样是隔阂华戎的屏障，但洛河谷地形成天然的南北通道，而在这条通道的南端铜川、耀县等地屡屡发现周人墓葬和铜器窖藏，似乎暗示王室关注着这里有来自北方戎狄入侵的可能，耀县出土的殷簋铭文有“王若曰：令女（汝）更乃祖考友鬲（司）东鄙五邑。”<sup>14</sup>看来这一带是在周王命官防守的地带之一。邻近这里的周人墓葬多以青铜兵器为随葬品<sup>15</sup>，使人很容易联想到这是卫士守疆配备的武器。由这里再向东，既可隔河与晋南诸姬相呼应，又能通过崤函险道与成周互相支援，故外来势力实难从东面突入。所以，以宗周为中心的王畿西部的地理优势，正像张良所说：“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此可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sup>16</sup>

## 二 结合分封，在西陲建立层层保护圈

陇东高原的庆阳、平凉地区，在商周时期是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交错分布或拉锯的地带，农业民族若在这里有牢固的基地，就可以保护子午岭和陇山东侧周族的和平发展；相反，游牧族盘据这里，必然要翻越子午岭或陇山，再沿泾河、洛河谷地南下干扰或动摇周王朝在渭河流域的统治。因此庆阳、平凉地区对周王朝西土的安宁至关重要。早在文王西伐密须（甘肃灵台）时就把巩固西部边境视作首要任务，借口

<sup>6</sup> 《史记·秦本纪》。

<sup>7</sup> 《国语·晋语一》。

<sup>8</sup> 《史记·秦本纪》。

<sup>9</sup> 《史记·周本纪》的《正义》引《括地志》。

<sup>10</sup> 彭羲等：《穆公簋造铭简释》载《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sup>11</sup> 克罍、克钟铭文见《集成》1.209, 1.204。

<sup>12</sup> 善鼎，载《集成》5.2820。

<sup>13</sup>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六）》，《考古学报》1956年4期；尚志儒：《郑棣林之故地及其源流探讨》，《古文字研究》13辑1986年。

<sup>14</sup> 呼林贵等：《耀县丁家沟出土西周窖藏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4期。

<sup>15</sup> 姚生民：《陕西淳化县新发现的商周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sup>16</sup> 《史记·留侯世家》。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组共”，于是“爰整其旅”兴师讨伐<sup>17</sup>。岐山发现的甲骨进一步揭示文王和周初占领巩固这一地域军事行动的重要性，卜辞有：“今口王西克往密”，“王其往密山”，“往西亡咎，获五十人。”<sup>18</sup>这些卜辞是指文王从周原出发征讨陇山西侧的密，不会遇到困难，定能获得胜利。文王伐密一举两得，一是将不顺从的姞姓密须灭掉，改封同姓之族立国于密，因此曾受到密须侵略的阮、共（甘肃泾川）二国必然亲近周。从此周人既直接控制了灵台的密国，又在泾川至长武一带培植亲周的与国阮和共，而且不断向西和向北发展，近年在宁县、崇信、平凉、庆阳，乃至宁夏的彭阳等地都发现周文化遗址和周人墓葬<sup>19</sup>，甚至还有灭商后散布到这一带的殷人遗物和殷人墓葬<sup>20</sup>。这些墓葬以西周前期的居多，规模都不大，出土的铜器铭文却往往称“某伯”，且随葬兵器较多<sup>21</sup>。这些考古遗迹程遗物反映出自文王至西周前期诸王，有意在平凉、庆阳地区安排一些具有一定军事实力的小国或大族占据泾河上游，从而减少戎族从西北进攻泾河中游（子午岭和陇山东侧）的（西）郑、豳等战略要地的机会，或减慢其进攻的速度，便于在战略要地组织军事力量截击或围剿敌人，保卫王畿或宗周的安全。因此可以说，周人在泾河上游发展势力，很大程度上是在守卫王畿西北门户。

王畿西境以隔阂华戎的天险陇山为界，周王朝建立后，部分东土和渭河中游的秦人因助纣为虐，被迫西迁陇山西侧与戎族杂处<sup>22</sup>，成为与王室有联系又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这支秦人由于长期得到姜姓申侯的支持，在西戎间颇有威望，因而“西戎皆服”于周。传至大骆时已在西犬丘（甘肃礼县）经营多年，起到为周王“保西垂”的作用。嫡子成留居西犬丘，庶子名非子，善养马，周“孝王召使主马汧渭之间”，并封为“附庸”（即不足五十里的小国），都于秦（甘肃清水县），故“号曰秦嬴”。宣王时又“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sup>23</sup>其子庄公为报戎人杀父之仇，从王室得精兵五千，大破西戎。于是秦地和西犬丘都在庄公的控制之下，王室正式称认他“为西垂大夫。”庄公名不嬰<sup>24</sup>，他铸的青铜器不嬰簠铭文记载，曾与王室大臣伯氏一起抗击侵犯王朝西土的猃狁，并独自进追于西（地名），因在战争中“多擒，折首执讯”而受到赏赐<sup>25</sup>。文献和铭文反映出周王室和陇山西侧的秦人关系逐渐密切起来，王朝开始自觉地利用秦人同西戎交战，保卫西部疆土。在这一过程中，秦人由分散到统一，由弱到强，其领土逐步扩大，与灵台、泾川、庆阳等地的侯伯、大族连接起来，很自然地形成自北而南屏蔽王畿的第一道防线。这条防线上的秦人渐渐上升为西土的主要卫护者，姬姓诸侯纷纷与之通婚，如前举不嬰簠铭文称是为“皇祖公伯孟姬”作器，姬姓成伯孙父则是为其妻“浸嬴”铸鬲<sup>26</sup>。这种通婚进一步加深王室与秦人之间的关系，促使秦人更效忠王室，在王朝危难时奋力与敌人拼杀。申侯与犬戎伐周，秦襄公驰援救周和护送平王东迁就是这种关系的终极体现。

从周初大分封得知，有几个从戎族分化出来的部族在千山和陇山东侧立国，最北面的一个位于今彬县、旬邑附近的小国名豳<sup>27</sup>，其国君称豳王<sup>28</sup>，或豳伯<sup>29</sup>，由豳王为其妻“姬饶”作盃，知豳非姬姓国<sup>30</sup>。该国早在商周之际可能已建立国家，有一件豳王簠的铭文款式和文字书法风格仍具商末遗风<sup>31</sup>，显示出豳确是具备相当文明程度的证据。这样一个在王畿内异姓小国，大体与周王朝相始终，而且位于战略要地，显然起着保卫王畿的作用，辅助王室军队扼守通往密须、泾国等地的泾河谷道。沿陇山东侧，在今陇县、千阳至

<sup>17</sup> 《诗经·大雅·皇矣》。

<sup>18</sup> 徐中舒《周原甲骨初论》，《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10辑）。

<sup>19</sup> 参见《甘肃宁县集杆西沟出土的一座西周墓》，《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甘肃崇信于家湾周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宁夏彭阳发现先周陶鬲》，《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3期。

<sup>20</sup> 《甘肃庆阳韩家滩庙嘴发现一座西周墓》，《考古》1985年第9期；《甘肃庆阳发现商代玉戈》，《文物》1979年第1期。

<sup>21</sup> 铜器铭文见有：泾伯、伯、伯等，见《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

<sup>22</sup> 参见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sup>23</sup> 《史记·秦本纪》。

<sup>24</sup> 李学勤《秦国文物的新认识》，《新出青铜器铭文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sup>25</sup> 不 簠铭文八见《集成》8.4328。

<sup>26</sup> 成伯孙父鬲铭文见《陕汇》上215。

<sup>27</sup> 孙作云《说豳在西周时代为北方军事重镇》，《河南师大学报》1983第1期。

<sup>28</sup> 王鬲铭文见《陕汇》上185。

<sup>29</sup> 伯鼎铭文见《集成》4.2109。

<sup>30</sup> 王乍（作）姬姊盃铭文见《集成》15.9411。

<sup>31</sup> 祖丁簠铭文见《集成》7.3940。

宝鸡以北的矢国，其君称伯或王<sup>32</sup>，从有关矢国青铜器的时代表明，它也是周初立国的异姓小国，直到西周晚期都是这一带较有实力的小王国。地理位置处在泾陇谷道的两侧，是王室通往西陲的重要门户<sup>33</sup>。因此它与东北面的豳国分别担当着守护王朝的泾陇和泾河谷道，是畿外诸侯与王室联系的必经之地，更是阻止西北戎族入侵的战略要地。近年在矢国南面又发现一个被历史尘埃湮没的古豳国，铜器铭文称该国君主为“豳伯”<sup>34</sup>，因而使我们知道西周时王畿西部还有一个名豳的小国。这个国家的族墓地随葬器物和埋葬习俗特点，在许多方面与甘南氏羌和川西蜀人习俗有相同之处，故考古学家推测“可能与西北、西南氏羌族系统有密切关系”<sup>35</sup>。从出土的青铜器形制和铭文款式作风判断，武、成时期豳国以宝鸡为中心建立了国家，与周室关系融洽，同邻国矢和莫井保持着友好往来。国力强盛时渭北与矢国接壤，东与虢，散为邻。包括现在的宝鸡市、秦岭南的凤县、甘南的两当、徽县一带。这块地方正好跨越散岭南北，是古代关中通往甘南和嘉陵江流域的必经之地，自然豳国成为王室下甘南，通巴蜀的门户。秦人与王室的联系就是通过这条道路北上，越散岭，至宝鸡，再达周原或宗周，听令于周王的调遣。征玁狁“于洛之阳”<sup>36</sup>的秦人应从此路北上与王室军队会合。所以，国遗址和历史的再现，对研究西周政治、经济、军事史增添许多感性新资料。

这三个从戎族中分化出来建立的小国，自北而南沿子午岭、陇山至秦岭西端一字排开，同样起着拱卫周室的作用。因为他们与在岭西的密、泾、秦诸国之东，故可把这三国视作王畿西部的第二道防线。

王室为使王畿西部的国防更加安全，又在这三个异族小国东面封了姬姓侯国，豳之南、矢之东为莫井氏家族封地。该国（或采邑）自康昭之际始封<sup>37</sup>，至西周中后期才衰落下去<sup>38</sup>。这个莫井氏家族几代人在王室为官，身居卿士要位<sup>39</sup>。近年在沔西发现西周中期的井叔家族墓地，其中有带长墓道的大墓，残存的随葬品中有车子多辆<sup>40</sup>，可以看出井氏家族在朝廷拥有相当的实力。在王室为卿士的莫井氏家族一度比较强盛，相当一个小的封国，穆王以后又在这里建有别都西郑<sup>41</sup>，当然有助于这一带军事实力的加强。莫井南面的散国，西隔沔水与矢国为邻，南至泾渭相会处。有人根据矢人盘考证散国因大散关而得名<sup>42</sup>。如果此说能成立的话，那也是以宝鸡为中心的豳国衰亡以后的事。散的国力与矢国不相上下，由矢人盘铭文记载两国因争夺土地举行盟誓使争端和平解决得到证实<sup>43</sup>。散国东南是虢国，早在文武时期已封在宝鸡县虢镇一带，始立国者为虢仲，他是季历的儿子，曾“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於盟府。”<sup>44</sup>显然是周初拱卫王室的重要侯国，西邻豳国，所在地是通向西南进入甘南和巴蜀险道的入口处。虢国确实在西土鼎力藩屏着周室，如宣王时的虢季子白盘记载，子白因“壮武于戎工，经获四方，搏伐玁狁”有功，周王赐与大钺，“用征蛮方”<sup>45</sup>，全力保卫王室。这些史实再现出已经华化的宗周戎族小国豳、矢、豳的东侧诸姬姓侯国和大族，与王室的安危休戚相关，他们的首领不仅在朝廷执政，而且组成并担当起打击西方戎族入侵的第三道防线领导者。

畿内黄河岸边还有两个重要的侯国，一为周同姓的芮国，数代国君芮伯都是朝廷重臣，如武王时的芮伯参与外交活动，因巢伯来朝作《旅巢命》<sup>46</sup>。成王时的芮伯为宗正，管理王室事物<sup>47</sup>。厉王时的芮伯作诗

<sup>32</sup> 伯鼎、同卣分别见《集代》3514, 3. 515, 3. 871和10. 5397。

<sup>33</sup> 卢连成等《古 国遗址、墓地调查记》，《文物》1982年第2期。

<sup>34</sup> 《宝鸡 国墓地》有 伯簋、 季卣等。

<sup>35</sup> 《宝鸡 国墓地》第449页。

<sup>36</sup> 虢季子白盘铭文见《集成》16. 10173。

<sup>37</sup> 莫井叔鬲铭文见《集成》4. 926。

<sup>38</sup> 井人佞钟铭文见《集成》1. 109。

<sup>39</sup> 舀壶、长凶盃铭文分别见《集成》15. 9728, 15. 9455。

<sup>40</sup> 《张家坡西周井叔墓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1期。

<sup>41</sup> 《竹书纪年·周纪》。

<sup>42</sup> 《观堂集林·散氏盘跋》第886—888。

<sup>43</sup> 人盘铭文见《集成》16. 10176。

<sup>44</sup> 《左传》僖公五年。

<sup>45</sup> 虢季子白盘铭文见《集成》16. 10173。

<sup>46</sup> 见《尚书序》巢伯来朝，芮伯作《旅巢命》。

<sup>48</sup> 《尚书·顾命》郑康成注。

刺王<sup>48</sup>，说明历代芮伯都积极为王室效力。芮立国于洛水和渭水交汇处，扼守通往晋南的水上通道。在它的北面是梁国，都于今韩城县南的古少梁城，嬴姓<sup>49</sup>。其国在梁山之南，隔河与冀国相望，因此这里是王畿通向晋中和北国燕、韩关津要道，故西周时在冀地设有戍所<sup>50</sup>。梁、冀相邻，互相支援，既可保王朝北上道路通畅，又可阻断戎族南下道路，而且梁国距穿越梁山的洛河谷地不远，也可以西向支援阻止从洛河谷地南下的戎族<sup>51</sup>。这里实际上是以宗周和以成周为中心的两个防御体系的结合部。值得注意的是，距梁、芮不远的黄河西部，西周时有大片的森林和牧场，金文有“王令同左右吴大父，鬲(司)、易(场)、林、吴(虞)、牧自滹东至于河：厥逆(溯)侄(致)于玄水。”<sup>52</sup>这是周王命令同协助吴大父管理场、林、虞、牧等生产活动，但从同巡行路线“自滹东至于河”，再溯河而上至玄水可知，管理着广大地域内的王室经济的官员，本身就应与武装维护林木和生产场所的安全难以分开，同期其它铭文又称“同”为“师同”<sup>53</sup>，而“师”通常又是军官的代称，这就揭示出他与军队的密切关系。因此，这种巡视活动客观上起到如克“逖泾东，至于京师”的军事行动的作用一样，有助于加强宗周东北部防御体系的军事力量。

另外，在宗周和周原地区有封邑的名门大族，又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随时都可以作为王室调遣的机动部队，加入出征大军或加强薄弱地区的防御。看来，只要西土的诸侯和大贵族恪尽职守，团结在王室周围，决策者倘若在军事上指挥得当，是能共同保卫王畿西部安全的。

### 三 王畿西部的西六师及其屯驻地

西六师本是周人起家的部队，文王时组建<sup>54</sup>，王朝建立后，六师又有所加强，不断进行整顿<sup>55</sup>，它与以成周为基地的成周八师分别负责保卫王朝的西土和东土不受侵犯。西六师经常出现在金文中<sup>56</sup>，指挥中心设在宗周，训练和管理军队的大司马及众多师氏都麇集在这里。在王畿西部设立有重要屯戍地，金文中的“鬲白(师)”和“鬲白(师)”<sup>57</sup>就是突出的两驻军戍所。有人考证武王时为防止游牧部族南袭，在鬲地建立军事据点，即使在灭商后，归途中武王也不忘这里是应加强武备的地方，回镐京“登鬲之阜以望商邑”<sup>58</sup>，就是怕西部防御松弛，游牧族卷土重来，危及镐京。趯鼎铭文有“趯！令女(汝)乍(作)鬲白(师)冢鬲(司)马，鬲(适)官：朴、射、士，讯小大又(友)邻。”指示趯率领属官，管理鬲师戍地的军政事务。金文中还有在鬲师设立军监的记载，善鼎铭文云：“王若曰：善！昔先王既令女(汝)左正鬲侯，今余唯肇鬲(申)先王令，令女(汝)左正鬲侯监鬲白(师)戍。”<sup>59</sup>新王继位，重申前王对善的任命，令他继续辅佐鬲侯作好鬲师戍地的军监。周王即位后处理诸多国家大事中，特别关注在鬲王辖区附近设立的军事驻屯地，足见“鬲师”对王畿安全何等重要，它确是钉在泾河中游鬲地一个军事重镇(以上有关鬲字认定和考释，参见杨树达的“瓊瓚跋”)<sup>60</sup>。在渭河南岸通往虢和西南边陲的要道上，还设有一个军队驻屯地——“鬲白(师)”<sup>61</sup>。昭王时代的旅鼎记载：“唯公太保来伐反夷年，才(在)十又一月庚申，公才(在)鬲白(师)。”“鬲师”所在地为汉代的右扶风鬲屋县，即今周至县东洛南镇附近<sup>62</sup>。金文见鬲地有管理行政事务的鬲(司)士(徒)<sup>63</sup>，周代官员一般都管军政事务，这个司徒似也应参与“鬲师”的军务工作，便于

<sup>48</sup>《诗经·大雅·桑柔》。

<sup>49</sup>《左传》桓公九年。

<sup>50</sup>见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作册 令簋注，中华书局1986年。

<sup>51</sup>参见拙文《梁伯戈铭地理考》，《九州》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

<sup>52</sup>同簋铭文见《集成》8.4271。

<sup>53</sup>永孟铭文见《集成》16.10322。

<sup>54</sup>《诗经·大雅·棫朴》。

<sup>55</sup>《诗经·大雅·常武》。

<sup>56</sup>方彝和方尊铭文分别见《集成》16.9900, 11.6013。

<sup>57</sup>鼎和旅鼎铭又分别见《集成》8.4266, 5.2728。

<sup>58</sup>《史记·周本纪》。

<sup>59</sup>鼎和善鼎铭文分别见《集成》8.4266, 5.2820。

<sup>60</sup>《积微居金文说》，科学出版社1959年。

<sup>61</sup>旅鼎铭文见《集成》5.2728。

<sup>62</sup>《西周青铜器铭文时代史征》第216页。

<sup>63</sup>司土幽卣铭文见《集成》10.5344。

军队在戎地执行任务。与军队戍守相应的军事行动，是将士们在一定地域内进行巡察和警戒，前引克钟铭文云：“王亲令克遘泾东，至于京师”，克所率领的巡察部队很可能是与泾河中游“豳师”有密切关系的一支重要部队，专职负责泾河一带的军事搜索，防备从泾河谷地窜入的小股敌人。而类似的巡察部队可能不只一支，恐怕重要的战略要地都应有专司此项任务的军事人员，或以其它形式的巡守活动达到军事防御目的。

王室直接指挥的师戍和巡察部队，与畿内各诸侯国的军队相配合，构成比较完整的防御体系。只要指挥机构调配得当，国防安全是应该有保障的。另外，在宗周和成周的南北军事防线的结合部，还有两个师戍卫所。一处名“商师”，本是周王朝商国所在地<sup>64</sup>，它是西周时秦岭以南的军事重地，后为战国时的商君封地，在今陕南丹凤县<sup>65</sup>。穆公簋盖铭文云：“惟王初女(如)，迺(乃)自商自(师)复还，至于周。”表明周王极重视“商师”所在地，铭文还记载周三对穆公给予手厚的赏赐，充分显示周王对守卫该地将士的关注，反映出“商师”必是武关通往宗周险道上的防守要地。周初太保“出省南国”<sup>66</sup>，很可能走的是这条路。这里“商师”与以成周为中心的防御体系的“噩师”（在今河南省南阳地区）遥相呼应。第二处守备点在晋陕交接的龙门关附近，虽然不以“某师”为名，却以戍所的形式出现，如乍(作)册 令簋铭文有“戍翼”的记载。<sup>67</sup>唐兰考证，冀本为国名，它是黄河龙门以南一个侯国，地跨今山西河津和陕西韩城二县上<sup>68</sup>，其地邻近汾河与黄河的交汇处，这里的黄河水势渐趋平缓，是连接两岸绝好的渡口<sup>69</sup>。簋铭中提到王姜赏赐戍守冀地的公尹伯丁父，足见王室对该戍所的重视，暗示在这里设戍所具有明显的军事意义。这个戍所像“商师”一样，它是成周和宗周北部防线的结合部，可以拦截北方南下的入侵势力，又可保障宗周(或成周)与河东诸侯国、乃至北方诸侯国之间的交通畅达无阻，有利于加强和巩固王朝北土的和平与安宁。

#### 四 结语

周王朝建立以前，为巩固后方基地，从自身国力的实际决定固边的方针，把从戎族中分化出来的亲周势力守边和分封同姓诸侯卫士结合起来，从而王畿西部边陲确保安全，而后倾全力攻伐大邑商。不过，单就军事防御而言，灭商后，周王朝治理国家的重点在东方，在新征服的领土上建立许多大诸侯国和军事驻屯地，相反王畿西方没有强大的诸侯国卫边，也没有密集的军事屯驻地，尤其是西周末年疏于防范，却将郑和西虢迁往成周附近<sup>70</sup>，无亚于自毁边城，使戎人有可乘之机，申侯联合西戎直捣宗周，导致西周灭亡。所幸王朝中期以后，成周南线的军事防御体系得到加强，并一直作为用兵的重点，因而王朝在东方的统治较为牢固，为西周过渡到东周奠下基础。

原载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六)庆祝高明先生八十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周年论文集375~383页 科学出版社2006年

<sup>64</sup> 彭曦：《穆公簋盖铭文简释》，《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

<sup>65</sup> 《史记·商君列传》正义。

<sup>66</sup> 太保玉戈，见《陶斋古玉图》84，又见庞怀清：《跋太保玉戈》，《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1期。

<sup>67</sup> 作册 令簋铭文见《集成》8.4300。

<sup>68</sup> 见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作册 令簋注，中华书局1986年。

<sup>69</sup> 史念海：《河山集》二集的《龙门以南河段的侧蚀》，三联书店，1981年版。

<sup>70</sup> 《国语·周语》和《郑语》。